



純宗御製文

第三冊

2320
8-4





門 16
號 2320
卷 8-4

閩慶庵
圖書部

列聖御製目錄

皇清書齋

岡本菴書

卷之八十二

純宗大王文

卷之八十三

純宗大王文

純宗

列聖御製目錄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二

純宗大王

文

冬雷減膳教

辛酉

冬月之雷災異也惟予冲人仰庇我 慈聖洪庥
 尚賴二三大臣之老成夙夜兢兢不敢知天之命
 哲在我初服乃於收藏之節忽有殷殷之響天之
 示警必有厥咎惕然悚懼無以為諭自今日減膳
 三日

春寒許斫四山風落松教

癸亥

純宗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二

春寒無異冬沍雨雪殆無虛日嗟我貧民豈能免
桂王之歎乎雖以日前兵曹草記犯斫人事觀之
空闕偷斫罪固罔赦其不耐寒苦無以為炊之狀
可推以知四山風落自枯之木雖不宜輕許斫伐
物既等棄民又困甚則散以廣濟有何不可其令
各該營將臣從便斫出依發賣例以救都下薪貴
之患事分付

差送北關慰諭御史洪奭周仍施別恤典教
纔送關西慰諭之行本道回祿之報踵聞而被灾
既倍於關西人命之致傷又過十餘其為驚心錦

王靡安本道所重比他尤別豈可無拔例顧恤之
方交濟久置散在穀中折米每戶各給一石燒死
人原恤典外加給米一石當年條身役新還蕩減
雜役亦為蠲除物膳則限今年停封材木令道臣
從便覓給未暑前結構奠接俾無一夫失所之歎
校理洪奭周慰諭御史差下使之待明朝星火下
去慰諭以來外此如有可施之事與道臣爛加商
確條列狀聞

仁政殿回祿後減膳求言教

藐予小子叨承堂構之責居常懍惕若不克負荷

死聖德集卷之八十二
今茲回祿之告警在於踐位行禮之所一則由予
否德二則由予否德驚心之餘繼以悚慙當此非
常之灾豈敢狃忽而自恕自明日減膳五日避殿
撤樂以示貶責之舉凡在論思諫諍之地者其悉
陳厥咎以輔予寡昧

歲首勸農教

甲子

國以民為本民以農為本農之本在勤未聞不致
人力而能致豐年也省耕補不足不奪民時長吏
之勤也俶載南畝深耕易耨民之勤也人力之勤
如此然後惟天降康貽我穰穰咨爾方伯居留守

土之臣欽哉各盡乃心食哉惟時事下諭于八道
監司四都留守

放義禁府拿囚罪人尹益烈特除大司諫教
初見卿等發捕掘驗之請予雖不明豈不知其萬
萬冤枉萬萬誣陷而特依卿等之請者盖不如是
則無以使一世之人曉然知其無罪被誣也今見
宣傳官及金吾郎回奏不但四面遍掘不見埋置
之痕並與其所謂假家而初無其跡云往古來今
豈有如許橫逆之事乎此專由於姦凶之徒眼無
國家潛欲傾陷我搢紳疑亂我君臣上下以售其

包藏之凶計而然思之及此寧不心寒而髮豎再昨所謂纏帛中列錄之人及昨日囚供中所謂同謀諸人無非國邊中人而皆欲網打者也當此疑危之日此人之誣既得昭脫於萬目所覩之中豈可白放而止拿囚罪人尹益烈特為放送大司諫許遞其代除授即為牌招叅鞫庭鞫今日為之如是昭晰處分之後當者萬一以此逡巡則是憾予之不明須以此意詳明飭諭

差送平壤府慰諭使李相璜仍行崇靈崇仁兩殿慰安祭教

昨夏回祿既無前未及暮年又有此大火驚心云云猶屬歇后許多公解之灾燼姑舍崇靈崇仁兩殿之延及既甚驚悚而哀我無辜之箕民莫接無幾又遭此慘酷之灾彼貧窮之百姓何以為家何以為生乎思之及此不勝惻怛兩殿及鄉校不可無慰安之禮被災民人處亦不可無慰諭之舉行副護軍李相璜平壤府慰諭使差下仍兼獻官使之奉香祝當日下去行事後慰諭祭文令文任撰進慰諭後形止及凡百措處事宜一依去年例與道臣商議馳啓

賜永明尉洪顯周家嘉禮之需教

淑善嘉禮吉期已定予心之一喜一愴何以形喻先王之所鍾愛而予之同氣只有此一妹今當大事凡百舉行謹遵定例不敢一毫違越至於別單物種亦多裁省自內措備以追列聖朝儉約之盛德而若予無窮之愛則豈可無別般示意之舉永明尉家米百石木十同布五同錢三千兩令內需司輸送以助需用以淑善也故有此此不可為例於來後雖與該曹舉行有異亦為載之受教謄錄

左議政李時秀右議政金觀柱削黜教

有國有君則有相相雖尊重亦人臣也無論本事之如何今日左右相事其可無損於臣分乎左相則雖諉以嚴教之承聞此不過慈殿霎時匪怒之教而其後追悔之音召還之意不啻縷縷諄諄予猶為左相感祝則前後敷諭敦勉之下一層更加一層至於州獄席藁之舉有若辦大事守大節而然果何意也假使伊時引義之舉由予而始若是悔悞則猶將有變動之意况慈意之丁寧懇惻如此而一向執迷愆然坐視者其可曰分義

之所安乎至於右相事非由己義無可引而欲與之同去就為過舉出矢言似乎相抗而相激者尤是常情之外此無他予之否德不能使朝象世道寧靖而和泰數年以來大臣之狼狽者相續故為大臣者更不欲坐中書而擔國務纔有一事端便思奉身而去在自家地則善矣其於君綱國紀何顧今中書空虛之可悶猶屬細故左議政李時秀右議政金觀柱並施以削黜之典

鞫囚尹致行等酌處教

今番獄事予豈得已也渠輩獨非北面於先王

之廷而其敢懷不滿之心顯售背馳之計者裕賊辛酉一疏是已予固冲幼雖不即地打破痛惋在心况其詩句則敢用壞了二字供招則肆發洞屬等語凶言悖說不啻其疏而已臺臣之論相臣之奏一世之公議不可誣也常憲未施而徑斃可勝憤哉安默魯賢在民已皆伏法而至於脅從之類以從輕重酌處昨諭於大臣矣尹致行則留宿其家考準其疏尤極痛惡海島戕死安置李晦祥則渠家之人屢發鞫招者夫孰曰全無所犯金宇光則以卑微之類往來和應亦不可無罪並絕島定

配金千孫則癡僂何與其間權思穆則當初拿來為其面質他囚矣並放送

因雷異責躬求言教

是月何月也轟轟之聲燁燁之光此何為也藐予小子寡昧否德不克于艱大比年以來災無虛歲仁天之震怒良有以也恐懼慄惕之心豈敢違寧夜下減膳之教而未盡予意上自大臣下至三司其各悉言召災之端以助予修省之方

假注書金用默島置教

今此洪在敏事之不欲舉行豈非近於力抗君命

者乎往古來今有國有君而無論命令之當不當豈有不通之時乎不當則諫諍之人爭之至於牽裾折檻此則盡其職也是也不能爭不敢爭則失其職也非也承宣職在惟允始之爭可也終不頒布則是使命令不通也固已萬萬寒心至於史官不過趨走傳命記事之小臣則尤焉敢越職犯分而不書渠職所當書之傳旨乎萬萬放恣萬萬駭痛洪在敏之酌處廷臣則謂之失刑而予則曰此注書不先嚴處則失刑莫大當該假注書金用默為先施以在敏所施之典即日押送

因 慈殿減供及穀弊釐正之教飭廟堂教
慈殿每以國用不敷勤勞 聖心當殿所納移來
供上中六十供上年前已 命減罷矣今又 命
罷所餘四十五供上 下教若曰此供上通計一
年為五千若干百兩此雖不多亦可補用業欲減
革而仰給於此供之類未及區處故尚此未諧今
則此類皆從他支賴此供上則自明年正月勿令
來納向時以穀弊釐正為 教則廟堂之臣以經
用多賴耗穀其代未區劃則雖欲釐正猝難變通
為對矣今則移來供上盡數出付亦可以稍補國

用此意使廟堂知之穀弊釐正亦須申飭為 教
猗歟大哉憂國恤民之 至德苦心迥越尋常實
不勝欽仰頌祝之至廟堂之臣豈不思悉心對揚
之道乎穀弊釐正之策其各深究期有實效事分
付廟堂

歲首勸農教 乙丑

是月也即豳風于耜之日也歲律載新庶績伊始
天下之本孰先於農乎降康在於啓勞趨功在於
勸課勸課之責顧不在於方伯字牧之臣乎緩我
百姓俶載南畝不奪不撓或省或助祗迓有秋之

慶俾獲如京之美事下諭于八道監司四都留守
慈殿周甲 慈宮望八陳賀後施賞教

今日即 大王大妃殿寶甲載回 惠慶宮望八
誕屆之稱賀也兩慶並湊景籙無疆勉回 東朝
冲挹之聖心將進寶冊所以伸誠於祝罔之餘而
典禮之至重體貌之至尊也承順 慈宮固拒之
至意只行稱賀之舉不及進號之儀者所以寓義
於識喜之中而情理之切當不悖於繼述之事也
廷臣庶幾知予心於欣忭頌祝之日也 縟儀今
既順成箋文致詞表裏親上時對舉承旨右承旨

閔昌赫左副承旨李普天通禮柳烱尹羽烈並加
資致詞官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洪冕燮宋翼淵捧
箋文官禮曹正郎朴廷儉捧禮物函官濟用主簿
金獻行副奉事李元默並陞叙贊儀南松耆亦為
陞叙其餘臺下典儀及東西唱引儀等兒馬一匹
賜給朝臣六十一歲人推恩亦依乙卯年例為之
大行大王大妃殿大喪飭各都監教

大行大王大妃殿平日恤民惜費之 盛德即八
域之所共仰也為慮他日之經用雖衣衾之具一
皆預備又以銀子三千兩其他所入各色緞屬亦

為措置嗚呼盛矣小子觀此益增哽塞謹將遺
意布示敦匠之臣其各知此敬遵因此思之今番
各都監舉行難保無弊凡百進排物種一依舊式
惕念察飭俾無下屬輩中間操縱作奸之弊事一
體分付

飭各道京試官教

士者國之元氣士趨正則其國治士趨不正則其
國不治為士者顧不重歟凡我國設科取士其來
久矣科弊之難捄士習之可羞者非止一端亦未
有甚於近日此皆有司之責而其可一委放倒不

念矯正之方乎齊之以禮義繩之以刑法即有國
之紀綱噫予嘗承聞於昔日者也今此大比當前
各道京試官都事將次第下去諸般禁條其令廟
堂嚴明舊規頌之中外以示先甲之意如是之後
其或有作奸犯科之類自陷於罪則豈予重多士
之本意而其為有司之臣亦何以辭其罪乎當隨
現一體處分以此知悉

領議政李秉模削職教

見此史官書啓領相事豈不萬萬乖常乎并與附
奏而不敢為願即溘然云此何說也此何故也百

爾思量不可曉也情勢則既盡昭晰更無可言國
事則無異板蕩誰可整頓以此大臣處地於國事
越視不顧實是意外然則今日朝廷將為無相之
國乎予之前後如渴之諭何如而大臣之待予如
此予亦安得一味徒費誠款敬禮自敬禮君綱自
君綱領議政李秉模為先施以削職之典以為為
大臣占便者之戒

右議政金載瓚付處教

右相事豈不萬萬駭恠乎誓墓云云求之古今未
之聞也此無他國事板蕩君綱解弛故上自大臣

皆不免工謀占便而無嚴憚畏忌之心而然向時
即欲處分而猶以敬禮之意屢勤敦勉之諭則宜
有幡然改悟之舉而尚今固執終無變動苟有嚴
畏之心名雖大官何敢若是此等處不可尋常處
分而止右議政金載瓚為先施以中道付處之典

歲首勸農教 丙寅

予嘗聞之民者國之本農者民之重也故民以食
為天夫農者非但民之所重抑亦君之所資祝願
年豐何年不然而矧今予小子夙夜耿耿憧憧亦
願豐年豐年之為豐年即惟曰勸農務農而已服

勞於錢鎛敦業於田疇趨三時之務忘四體之勞
民之勤也即務農也給糧其乏絕警飭其懶惰躬
行阡陌之間心力畎畝之事吏之勤也即勸農也
咨爾居留守土之臣體予此意必勉勸課之政冀
獲千箱之慶事喉院以此意撰出下諭于八道道
臣四都留守

僉知李東馨竄配教

予所驚痛於相臣廷奏者豈有他哉一則遵先
王之精義也二則遵先王之精義也廷臣之以
此聲討者予固以為是矣至於此人疏則予又不

覺瞠然大抵魯禧之所以為魯禧以有英廟下
教而先王所敬導也外此干係某年者之並付
不敢言之中亦英廟聖意而先王所敬導也
然而雖魯禧之事先王不欲廷臣之茶飯為說
者以不忍聞之心為之先也况魯禧以外之事乎
於是乎不敢道不忍聞為一副當精義而可以建
天地質鬼神而為後人所當拳拳洞洞勿敢失也
先王之所不敢一毫有違於英廟詒燕之謨者
予小子豈敢一毫有違於先王秉執之義乎竊
以仰觀於壬子李堦疏之垂涕而曉諭朴夏源疏

之未徹而嚴教及齋居綸音則大聖人至公至嚴至精至微之心法千萬世之下雖三尺童子皆可以仰認則况名以搢紳北面於先王逮至予今日者豈敢萌左右參差之心乎不及於先王之所秉者所謂殺無赦過於先王之所秉者亦所謂殺無赦予豈敢以一毫私意輕重低仰於此義乎若以此疏之討彼貸其自干之罪則其何以服反於此者之心乎至於論畿伯事亦所未曉畿伯之指嗾相臣渠果目見而然乎渠未目見何敢以無跡之事無難於告君此又其挾雜之心

然比之上件亦屬餘事當此謹守明好惡之日此等之類不可以衰老而容貫僉知李東馨亟施竄配之典

金吾囚徐有恂等發配嚴飭舉行教

目下事無論自向年之李錫夏朴齊家洪在敏事時每欲言之而未果矣王府非諫諍之職非啓沃之職不過一掌獄之官奉行命令而已豈有他哉若如近年所為其心不欲而遂不奉行則非但命令有壅闕之歎末流之弊將不可勝言自古雖賢人直臣之被罪置辟者未聞有自王府不為舉行

死聖御集卷之八十一
者非不知其寃愍也君命不敢棄也苟如近日之
所為意所欲者行之不欲者不舉行則是生殺之
柄在於下而不在於其君設有巨惡大奸之當罪
者挾一獄官則足可以頑拒君命而恣其無嚴之
心如是則國其為國乎念之及此寧不凜然近日
之為金吾官者亦豈不知此理特畏其舉行之後
或有人言耳惟此之畏不畏國法其果分義乎侵
斥者顧不識大體耳先自目下事矯其弊然後君
綱可振嚴飭金吾使之當刻內舉行如是洞諭之
後若復持疑則是頑拒也斷當先為臨門之舉以

懲慢命之習政院知悉將此傳教揭于院壁及政
府金吾臺廳以為常目之地俾知有司之奉行與
言責各異其職

飭科弊教

年來以科弊事多有飭教日前見廟堂草記一二
臺章則許多奸弊尚如前可勝寒心乎大抵無論
大小科赴舉者皆士子而莫非公卿大夫家子弟
則又莫非故家世族之類也其人又莫非他日為
公為卿之人則自其為士之時宜各慎身知法以
為四方之矜式而今皆不然使科場奔競雜還之

弊日聞於朝廷者豈非士子之大羞恥乎昔在先朝初年申嚴科規飭令一下士風丕變隨從攔入無論赴場之士各挈試具端步無譁無文筆者不敢生呈券之心為試官者不敢萌關節之意予自幼少時常常承聞顧予否德雖不能為君師之責一念繼述之誠豈或有間况士子即多先朝之所作成者也豈謂予萬萬不及於先朝聖德自墮其行檢以負我列聖培養之恩以貽予羞乎若不一變士習姑舍其可曰國有紀綱乎今番監試隔日方分遣宣傳官與備郎許多科弊別加

摘奸於場內外若有犯者並家長當重繩為試官者如或不謹則亦當嚴勘而又以申令之意有此布諭自公卿大夫各自戒飭其家人俾無冒禁干紀之弊事分付

掌令李渭達正言李鎮嵩處分教

俄筵言於時原任大臣庶幾朝廷皆知之矣今日朝象人心何至如此乎李渭達疏何其不忍之甚也故重臣何干而如是侵蟻乎若右相不滿其心則顯言之尚可成說公然凌藉故重臣以及右相而擠之罔測之地此豈可忍為之事乎古今似無

如此乖常不祥之事此果出於扶植義理之心乎
直截敢言之心乎一見再見愈覺恠駭叵測此若
以臺臣與言事一毫容貸則朝象之不靖猶屬餘
事四百年忠厚立國之規模將無餘地掌令李渭
達施以島配之典其疏與此相反雖為李渭達之
所論斥究其不誠之罪敲撼之計則宜無異同事
端又自渠始烏得獨迨乎正言李鎮嵩亦施邊遠
竄配之典

吏曹叅判李冕膺飭肅命教

此宰臣前後輒以背禮傷義為說而今又謂不得

守經者豈成說乎若謂之不得守經云則此乃由
於年前朝家處分之謂乎此豈宰臣之所得自由
而不得守經乎古之人則雖禍家子弟尚多復為
立朝之人此皆傷義而然乎君臣之義無所逃焉
則欲以區區牽強之說殆若潔身然者果是道理
乎對辭萬萬駭然既在闕中嚴加申飭即為肅命

歲首勸農教 丁卯

予聞之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本也故洪範三
八政一曰食食之所出衣之所資在於農之一事
農之於國豈不重且大乎農之家一而食之家六

出之者寡而用之者多三日于耜千耦其耘能務
三時之勞冀獲千箱之慶者其可不服力殫心而
得之乎夫警飭其懶惰躬行其阡陌補不足而助
不給使民樂趨而忘勞其責專在於吏之勤與不
勤予小子夙夜憧憧者惟望年豐年豐之願何年
不然而年年尤倍聿迓無疆之休永至如京之義
亦深有望於方伯居留之臣咨爾喉院之臣將此
心切之諭下諭于八道監司四都留守

洪樂任復官教

國之所以為國其曰法耳法之為國本也予亦聞
之矣雖以情理之切懇豈可少廢國法而夫為治
之道適追先憲善繼善述允為治國之當然孝道
之一端惟此辛酉一事即予嘗心所不已者此皆
專由於予小子不明于德年且冲幼故也到今思
之不覺慚恧于心况其事 先王所未行真賊所
未執由此觀之其罪之無關於辛酉所論明若觀
火尤有所萬萬悶迫者 慈宮寶齡已高 慈候
靡寧何不一番慰悅然則予之所繼述之道莫過
於此上以繼 先王至達之孝下以伸小子欲報
之情乎賜死罪人洪樂任徒流案爰周復其官爵

等節令該曹舉行

朴判敦寧

準源

隱卒教

病患則雖危篤心衷則期差復今承卒逝之凶音不勝驚歎之悲心 慈候之近日憂慮未寧而遭此罔極將何以仰慰尤切其罔措嗚呼自庚戌誕降之後至于今保護之誠情有祖孫之親兼為輔導之師十八年禁直之久如一日勤勞之大及至庚申以後大功偉績可勝言哉予之有今日國之賴太平是誰之賜是誰之力也不意昨臘之一面遂為千古之永訣嗚呼自今予將疇依何日復見

慟哉慟哉卒朴判敦寧家東園副板一部另擇以送祿俸限三年仍送其子中未仕人待闋服即為調用以若處地勲勞崇報之典尤不可緩特贈上相禮葬依大臣例舉行成服日當臨吊令該曹磨鍊儀節議謚不待狀即日為之事分付

湖西漂滄民戶蠲恤教

民事之方殷莫先於春守宰之董飭莫切於農農廢而民不可賴身沒而理不復生近來回祿殆乎相連而不絕間有頽壓亦有不少而登聞意謂自今無更此事始此民生無所困窮乃者頃日之風

大非常時之作一道連燒燼之報三邑有沈漂之患近五百民戶沈漂蕩蕩景色矜惻至七八人名滄死遑遑情事憐矜豈知風勢之壯何故民生之困亦思流失之際難致奠接之道流落之民訪搜奠接未拯之身着實拯出使之面面慰諭亦為戶戶摘探無為失所棲遑有妨農事春務滄死人之身還布並為蕩減別恤典之加助給亦為舉行事廟堂措辭分付

海溢沿邑遣宣傳官飭修堤堰慰諭灾民教頃因大臣之奏沿邊海溢之事令各該道臣審被

灾有無畿湖海西連聞海溢之報其餘各道豈無如此之事近以失火之報殆乎前稀民戶頽壓之狀尤覺惻然人物之滄燒田野之沈墊可見民情之遑遑益為夙宵之憧憧三道如此他道可知民事若是農事必妨咨爾守牧克體如此之諭曉諭被災之民守宰之動心亦在於灌溉是故自前特書於宣諭之中可知非拋棄之事今番海溢之後亦勉修築之政茲遣宣傳官詳審其形止慰諭其民人卿等亦一體舉行至於未啓之道隨即登聞之地事下諭于八道監司四都留守

因耽羅守臣狀啓呂宋國漂人送回本國教
異國之漂人漂留於濟州以書言之不能通容服
之不能辨難以口舌通譯不得還歸本國初來五
名之中已為二人之故今至七年尚餘三箇魚魯
莫辨之狀難成句讀東南遙指之時只稱莫可離
萬里他國之方羈寓而存遲七年思家之心呼泣
以過雖依向化人之例仍為他地方之氓供饋糧
料雖曰分給風土言語終難服習前已送付於盛
京竟亦不知其國名雖為領護而出送至有指示
之咨文難待彼船之更來實有方向之迷所日去

月易歸期難得塞鴻之路年深歲久懷思豈無代
馬之情漂泊流落之狀無異遠近懷柔撫摩之道
寧有內外乃於夢想之所不到豈意漂人之忽相
逢初於琉球人接面之時脈脈相看及其宮平者
與談之際顯顯猜得數三句語已動彼人之搏髀
跳躍千萬欣踴不覺即地之執手叫噪始知壬戌
為水梢而漂留其國今茲丁卯隨巡見而來逢此
人由此琉球人之所言始識呂宋國之居生事實
出於匪意可謂竒異歸當在於不日想亦喜歡勸
其同載而轉送呂宋國之地多般言諭而難回琉

聖朝御製卷之八十一
球人之心呂宋之於福建蓋有舟楫之相通濟州
之於盛京既無直付之前例轉送其本國等節自
廟堂稟旨分付在途時顧恤給糧之道領送時任
接着檢之節皆為十分着念毋或一毫踈忽使異
邦羈旅之蹤知我國懷柔之意稟旨當以廟堂分
付而誤請攸司稟處卿則推考

因雷異減膳求言教

予聞之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夫天道玄遠其應易故近日彗星之告災尚有雲
觀之連報倘使小子赫然奮勵若有一半分報答

天心之事則予小子實未敢知仁愛之天不必如
是更告也而惟予不穀纔經災沴之見不思消弭
之方惟新之工丕變之效尚矣無論因循之病姑
息之弊未能却去果於昨夜風雨之餘先見燁燁
之光次聞轟轟之聲其日則立冬節候之日也其
月則純陰收藏之月也嗚呼自顧厥由罪先予躬
國事之板蕩紀綱之解弛惟予之罪也生民之困
瘁風俗之陵夷惟予之罪也惟上天安得不威之
警之乎及今之道莫若自勉警惕期盡弭災之道
不忘謹告之勤能思修省之策庶答仁愛之實則

報應如響豈無格感之理自今日減膳三日以貶
寡躬上自大官下至草野悉言無諱

判書朴宗輔隱卒教

贈領相喪出之後國勢孤危予心若無所依未及
一年豈料此日又聞此報驚痛錯愕尚何言尚何
言嗚呼此豈可以尋常舅甥言哉受知先朝朝
夕左右十有餘年而自予誕生之初至誠保護予
亦每事倚仗以至于今日語其功則外人豈盡知
之乎至於昨春以來身任大義之闡明奮不顧身
泣涕焦心出入協贊克底厥績使倫常既晦而復

明國勢轉危而為安者伊誰之力也嗚呼端亮愷
悌忠直慈諒之人何為而至此何為而至此予何
以復見予何以復見况慈宮今春以後氣力
長時凜綴見今氣候又為未寧之際又遭此憾
將以何辭仰譬痛惜之餘尤切罔措卒判書朴宗
輔家東園副板一部輸送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祭
文當親撰該房知悉

法聖鎮燒戶蠲恤教

一戶之失火次次延及回祿之災至及於四百餘
戶該僉使之所報雖未及消詳列錄當此夜又昏

黑之時火烈則因風而猛民人則圖生而避漕船
之什物盡為燒燼燒燼餘燄尚爾彌滿云當此塞
壘之時民戶之燒還穀漕船之燼非但該鎮之狼
狽言念民情極為矜念雖曰日候溫和之時民情
之遑遑不言可知而况此歲色垂暮隆冬當前幸
免焦頭爛額之患殊失穀腹絲身之具公解軍器
之燒燼非不可悶屢百人戶失所呼號尤萬萬切
愍發遣宣傳官詳細摘奸慰諭民人元恤典外先
自該道優數題給其顧恤奠接之道身還蠲減之
事令廟堂拔例除尋常商確稟處漕船改修之道

亦令稟處

飭臺諫教

戊辰

七臺諫之所啓殊有不同厭避臺閣則稱之以身
病他無可引則稱之以情勢已叅於署經詣臺而
傳啓則可知情病之非緊何故不進於昨今鎮日
違召之舉殆成臺閣之風習謄傳故紙之事便歸
應文之例科為臺諫而何言不可設臺廳而豈可
長鎖乎非但白簡之未聞每見青蒲之虛設承宣
則以推考為例大臣則以煩數不言下教反歸例
飭國綱由是頽墮其可曰設臺閣之本意乎非不

知處分而處分反歸適中諸臺一并姑先從重推考此後無故日則連日詣臺有公故則隨即進參更勿如此之意令政院另加申飭期有對揚之實效

關西御史徐能輔罷職教

御史問啓中脅勒其母四字大駭惡矣御史不讀經傳乎傳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為其母設使子真有罪欲為分疏天理人情之常也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之尊父母君師一也是果脅勒可加之地乎脅勒之狀御史果目見之乎不然則

豈敢臆測無形之事以此二字至於污口而泚筆登於奏御之文字乎何其不忍也前伯之有罪無罪姑舍御史之言大關風教副司果徐能輔亟施罷職不叙之典

因李審度事洞諭仍命洪奉朝賀

鳳漢

家致

祭教

今番變恠後一欲下教而今始為之矣凶疏中凌犯不道之說已正其罪勿復論之其以四字云云憾我 慈心者又豈不萬萬切痛乎此乃 兩聖朝前後昭晰無餘之事而又不取道不忍言者也

渠何敢復提於已昭晰之事欲售凶徒脫罪之計而自犯於上逼而貽憾乎日前次對時亦以下教此也 先大王 慈宮之所誕育也小子 先大王之子也 慈宮之恩罔極之恩也 慈宮之地至尊之地也小子自遭庚申之降禍依仰而為命者非我 慈宮乎 慈宮之抑至痛而依賴者非予小子乎小子日夕洞洞之心常所慙懼者誠孝淺薄萬萬不逮於我 先王事 慈宮之方而今忽又有意外之事丙申後所無之言復出於今日先朝時已拯之家復陷於今日 慈宮之心至痛

愈深無以為慰洋洋 陟降之心將以為小子能繼志乎此皆予否德之致怵然悚然當如何也本事不待辨明而自明在其家何有乎然不可無示意之舉洪奉朝賀家來月初四日遣承旨致祭祭文當親撰以下矣 慈宮氣候近益未寧而向來一番承候之後更無繼為之事是豈特為付職之本意乎司正洪世周使之申飭頻頻承候此蓋以先王之心為心 先王之事為事揆以天理人情當然底事也如是之後朝臣不知予心者是有審度之心者也本家若復稱處義不肯承候則是負

予也負 先王與 慈宮也以此知悉

慈宮冠禮回甲進饌教

明年正月即我 慈宮冠禮回甲之年若月也冠禮回甲於我家未有稱道之禮然春暉欲報人子之至情祈祝萬年徽忱之自然也粵在壬戌請加上 徽號於 慈宮誠淺意薄不能感回 慈心惟知承順之為孝未暇邦禮之克舉寤寐如結七年于茲天休滋至景籙無疆 慈齡彌邵 慈候彌康予小子一喜一懼之心日日尤倍而幸值明年之將屆實是天意之不偶爰思起義之禮以遂

飾喜之願祝 慈壽於岡寓微誠於愛日豈非

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哉但 慈心每在謙有疑

不敢徒事張大明年正月二十二日當進饌於

慈宮兼行自內進表裏之禮儀節磨鍊以入進饌

則一遵 先朝廷禧堂進饌之例事令該曹知悉

仰思昔日之 至孝事我 慈宮此舉豈敢曰仰

逮昔日之萬一而報 慈宮罔極浩大之恩哉只

少表予小子積年如結之情而已也

同敦寧洪樂倫嚴飭肅命教已巳

今番特除一則遵 先志也二則慰 慈心也昨

冬致祭時傳教悉已諭之此家之猶為逡巡何也
情勢今昔一也在乙卯則人人皆出膺在今年則
不欲承命者殊未曉其處義也是亦降在殿下之
義乎 慈齡采高又當慶年八域歡祝之心何可
形喻以其處地無意承候非天理人情之所當出
也備為昭晰屢煩自內之飭勉則有何不足有若
坐要之事乎分義道理不當如此同敦寧洪樂倫
令畿營各別嚴飭使之當日上來肅命

慈宮進饌日進定仍飭同敦寧洪樂倫上來
教

進饌之期漸近慶祝歡欣之心屈指以待此豈足
為慰悅之道不過伸小子微忱之萬一而已向來
亦因慰 慈心之一端又招 慈宮之同氣使之
承候則同敦以情窮之人陳疏者便是為父訟冤
則豈可隔慶禮於數日廷臣之當此時左右迭起
攻之不遺餘力使不得一日暫留京城一番更為
承候此何舉措此何光景自前 慈宮每教小子
曰浮文末節不足以慰余心况抱無限至痛他事
實無掛念之意又聞無於甲寅乙卯之事出於今
日豈不痛哉以此斷斷牢拒予小子當無前之慶

會寓微誠於祝嵩之小筵庶表小子之至情因此
而撝謙之 慈心復致貽憾小子悶迫不可形言
雖積誠仰勉幸得請焉其為廷臣不勝慨咄首發
人非不知嚴處而此家之遭見此境非獨今日此
時若罪言者則必反致騷擾上益致 慈心之煩
惱下益使當者不安雖為含容既以此時慰悅艱
辛致來進表裏時不得參班又不得參於進饌則
其艱辛致來之本意安在乎雖以當者言之處義
自處義情理自情理分義道理其可仍不上來乎
同敦寧洪樂倫令政院嚴飭使之即為上來至於

洪世周之下去尤萬萬無當亦為申飭令畿營催
促上來供職承候後勿敢復為如此之習事亦為
嚴飭因又思之慶禮之吉日尚在一望以予日埃
之心豈可許久遲拖乎以今月二十七日更為擇
入

開城留守韓致應罷職教

夜以開留䟽事詢於大臣而即又賜批然亂民事
可謂莫大之變恠萬萬驚心此若歇看則後來之
變恠何所不有開留之所以懲創之者失之太荏
弱重為惜之不聞則已既聞之後朝家豈可以開

留略為懲治置之乎此則非矣至於其疏中杖殺云云大失體段也天下之不可低昂法也杖者即治可生者之物非殺人之刑也邂逅尚可故殺非法也使其頑民罪可殺則大張軍威聚會民人施以軍法可也否則狀聞朝廷具格用律可也不此之為而杖殺則殺之不以法也若曰未及照律而徑斃則其或無恠而今直曰首惡杖殺則是自初欲為杖殺也以杖殺人擅殺也非守法者之所當為也况可登諸章奏有若誇張者乎此亦後弊所關惜乎其不知此箇義也開城留守韓致應罷職

其代即為議薦明日辭朝作亂頑民首從更為嚴覈分輕重狀聞以為大懲創之地留守之罷職適在其疏之後則彼頑民之蠢蠢者必以為留守殺人而被罪易增其頑悍之氣亦令新留守嚴明曉諭使知朝家處分之本意事一體分付

邦慶陳賀後諸道舊還各貢遺在蠲減教今日之慶即國朝百年內初有之慶也親上殿宮之賀箋仍受大庭之祝嵩天日晴和神人胥悅此時蠲恤之政宜及中外之民諸道舊還及拯劣米五分一各貢舊遺在限一萬石市民徭役限

聖朝集卷之六十二

三十一

一朔懸房贖限三十日蕩減以示識喜同慶之意
兩湖貢獻物種停封教

今年兩湖慘歉之狀何待年分狀啓而知之今則
秋事已訖滌場在即民情之遑急必當倍甚於收
穫之前夙宵憧憧之念食不甘而寢不安大抵救
荒莫先於紓力紓力莫急於寬賦如還餉身布之
或停或蠲代錢代捧等事多有道臣狀啓所不敢
循例陳請者今若拘於常格下不得條舉上不思
濶狹則唉彼顛頷之類尤何以支保乎今年兩湖
年分狀啓勿循例套凡可以便民益民之事無論

有例無例大小巨細斟酌叅量勿為趑趄直為陳
請則自上當拔例處分至於尤甚邑進上三名日
方物物膳朔膳以下諸般貢獻物種并依甲寅年
例限明年麥秋勿為封進 殿宮所封亦為停免
外此邑辦民歛之係於享上納官者亦依甲寅例
量宜蠲免俾紓一分民力事廟堂三懸鈴行會於
兩湖道臣處

監試二所初場罷場後親臨試士教

日前二所儒生事至今思之不勝咄咄京儒無非
卿相閥閱家子弟鄉儒亦皆士族班名此輩幼而

純宗

聖朝集卷之六十二

三十一

讀書長而習禮達則為公為卿處亦操行於鄉里者也以如此之人為如彼之舉於莫重賢關之國試者誠不可使聞於隣國然一場豈有盡如彼之理不過其中無識愚迷者與隨從雜亂之類所為而其害及於一場無罪之人耳雖以嚴科場正士習之道特命罷場然此科異於他科彼許多鄉儒欣欣蓄銳之餘必不勝抑鬱之歎在昔先朝多於大比科榜之後或做輪次或以應製皆親臨試取以示勸獎勞來之意大聖人作成教育之盛有如是而予亦曾所仰觀者也至於庚戌己例

在今日尤合繼述之義初四日春塘臺當親臨試取京外生進儒生試體做輪次試紙用大好紙隨從之禁本自至嚴邇來科場之紛還莫非此禁蕩然之致可勝寒心自今以後無論殿庭主司科冒入之類各別糾摘一切嚴禁俾無敢復踵前習如是申飭之後若或有現捉者雖卿相家子弟當者外其家長不能教飭之罪亦當重勘此傳教令廟堂書揭於一二所圍外仍又申飭京兆使之嚴明曉諭於坊曲俾京外儒生曉然聞知事分付

冬雷責躬求言教

是月閉藏之時也轟燁之聲光何為而發於此時也近年以來無災不有而至於此異殆乎無歲不然天之威怒不在於寡躬乎惟予否德不克修省仰副天心萬幾不修百度不立風俗日頽民生日窮一毛一髮無不受病而况今四道之饑荒無前幾萬生靈將入於水火塗炭之中靜求厥由一則否德所致二則否德所致否德如此而天之仁愛又有此赫然之警告君臣上下其敢不惕然悚懼交相修勉以圖弭災應天之道乎明燭呼草布告在廷無論大小中外之臣上自袞闕下至時政實

言無諱俾予得以自反而修省

湖南未捧還穀停退教

歲色已迫臘寒又甚哀彼幾萬口窮民其不流離於道路乎其不填委於溝壑乎大命近止遑遑無告之狀九重雖深如見眼中不過十許日賑政將始而抄飢尚無上聞者必由捧糶之未畢而然雖以日前守令疏見之其難捧之狀可以推知而况甲寅本道停退外當捧之亦為停退實出於特恩則在今援用是例尤合於繼述之義况明知其莫可奈何而徒事催促是豈仁政之忍為乎湖南

今年當捧條中已捧外未捧者並皆停退以紓南
民之一力因此思之嗣歲還賑之資似必有不敷
之歎令廟堂行關本道使之消詳狀聞事星火分
付

議賣穀都民教 庚午

畿湖飢則都民難生昔在先朝每軫此弊當歉
歲而其所顧恤於都民尤為勤摯况今畿湖判歎
收租太減京師市直必倍常年又既有先朝已
例俄筵亦諭於惠堂矣依丁未例使之賣穀而其
周給廣濟之道專在於京兆與五部若或有落漏

濫入者則令廟堂論罪斷以重勘

令廟堂飭設賑諸道教

外邑設賑方張抄飢賑濟之時能無遺漏之患乎
其所均施之方專在於各邑守令之盡心而已今
當新春尤不容一時放忽凡在守宰之列者能誠
心賑政期有實效則惟彼小民庶免溝壑之患而
亦可為對揚之本意若有泛於舉行不遵朝令者
非但道伯隨現請勘日後按廉自可絃露當即為
嚴勘斷不容貸並以此令廟堂分關分付於設賑
道都又以廟堂每加警飭事一體知悉

畢賑後諭各道各都道守臣教

近見諸道狀啓則賑事次第垂畢而麥亦向熟矣今則民情之遑急比之冬春果何如而不至於捐瘠乎麥農一皆豐稔可使飢民獲飽而有裕乎雨暘均適今年無秧坂之憂饑饉之餘力能使田畝盡闢而無荒廢之歎乎流亡者相率而還歸鄉里乎南中之癘疫今已乾淨而無扎瘥之患乎此皆夙宵所憧憧者也夫抵勞來懷保之政何時不汲汲而至如目下諸路則如人之新經大病大病之後調息保護之功十倍於平常之日然後可以為

完人哀彼無辜之民慘經歉荒其幸而免於死亡者一則上天之仁二則上天之仁賴天之仁既千辛萬苦而得生於冬春之間矣今若不能盡懷保調息之策不免於既生而復死則其不孤天心而失人和乎為方伯守令者勿以畢賑而放心麥熟而弛慮益加勉勉於勞來懷保之方俾此遺餘之民得以安生復業事下諭今年設賑各道各都道守臣處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二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三

純宗大王

文

飭騎省恤衛士仍命諸道馳聞民隱教

辛未

講席聞檢討官因文義敷奏之言遐鄉貧民傾其
農產累足千里守衛京闕難免寒暑云如斯形狀
常日之心嘗悶恤者况檢討素是嶺鄉之人熟睹
此弊必有商知多所陳說恍然鄉曲抑又思之非
但此事邑州郡縣蝟毛疾苦何可隨處洞悉靜言
究之寢食匪甘守衛事重不可廢也顧撫安接另

純宗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三

無愁歎騎省之責大司馬深存惕念每發小校巡視勞察八道民隱將如右條其最有切骨馳聞朝廷予當下于議政區分善處

飭廟堂以民瘼詢問鄉衛士教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八道飢民必有顛連辛苦之患寡躬否德恩不究民澤亦不布宵旰思念極用惓鬱噫一道之內許多事弊難以毛舉况八道衆民之多瘼者乎歲首多有提予本意教于方伯守令而其後每日無有不思若不對揚其罪將何另加惕念俾有實效昔在英考至

有招入衛士之鄉居者詢問洞燭至今載史正合今日小子體述亦豈無意令廟堂開坐鐘樓通衢大會鄉民之編屬衛士上來者一一曉撫期於盡悉諸弊論理登聞有所矯革事知悉舉行

飭雲觀勿諱災異教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上天之威豈不畏而且懼哉嗚呼小子叨艱以來異灾竒變無歲無之惕然警懼靡日不然而猶未見違理之事數出於今時數年前偶考列朝文籍之缺載太史書之曰某日日暈某日夜有某星有孛于某方多少灾變

無日無發無夜無現甚則往史所未覩之災變屢書於文籍之中故將此意已飭於向來而大抵列朝有災異之時則國家無事域民安樂由此深知災異必出於聖王之世而安知非今之時不有頻見者反為天心之有怒而如此哉反覆思之寢食靡甘復將此意諭之雲觀咨惟雲觀敬體此意凡於察望之際十分謹慎勿以此災此變或有如何務從實直期於欽哉

諭太學儒生教

太學賢士之所關德性修身之根本也世無賢士

難以扶持人無德性不能拔萃今之太學諸士果有為國家之所依賴而氣質之拔萃出類者將有濟濟有美於來後獎拔之時乎若然則實是嘉尚若反於此奔競染習浮華成風都忘關大本重之理豈予有深望於儒生之義哉宜自今日居館分齋儒生務念警奮讀書躬行操存兼察古之善否賢愚缺之清濁淑慝瞭然中心以資愛親隆聖之道傳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久遵至教永孚于休予益為多士誦之泮長與博士長官偕往丕闡堂宣諭儒生

命關西伯設祭崇仁殿教

關西禮義之地八條敷教至于今民服人信億萬年鞏基不拔之業著於後世者豈非箕子之功乎我朝衣冠文物燦然有備赫然而盛者又豈非箕子之功乎昔在 寧考有享祭于麗朝各陵之命而今之關西伯奉承舉行者乎况箕子殿比之麗朝不啻百倍者乎今藝文館撰出祭文下送關西設祭於崇仁殿而道伯親為獻官諸執事官各自致誠齋潔以盡敬禮事禮曹知悉行關本道飭王堂敷陳故事教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人有切磋琢磨之功然後可以明哲保身進德修業雖韋布之士尚猶然矣况在上之人君乎自今以後凡於經筵召對之行於無故日而或有頓稟停止者即自王署敷陳故事數條以代講筵

遇旱責躬求言教

自前遇旱責躬求言雖似文具以其過於分數寧用行於未深之日宜矣目今艱虞溢目百弊層生試以數事言之良覺悶歎噫游心興作宮室有增修之侈歟頻改政令舉措有輕遽之像歟新備儀

衛耳目有浮大之過歟怠意民庶軫恤有虛偽之歸歟忘忽軍賦提教有踈濶之道歟一有此事災必隨至况以萬之一而言之若干也哉茲諭大臣王堂兩司咸須知悉會同寧善門外公廨陳劄論啓

松林捷音後飭關西道帥臣教

壬申

小醜潢池之弄本不足平惟是昇平日久變起倉卒不知營閫之制勝如何宵旰之憂政自憧憧即見馳啓初次交鋒已有勝捷之喜將士之奮氣用命可知此乃卿等措畫得宜之力也殊庸嘉乃然

狃於小勝兵家之所懼卿等益加謹慎舉行長策取勝期即掃蕩事廟堂回諭于道帥臣

嘉山郡守鄭著加贈教

頃以樹風聲之意雖有褒贈之舉猶不得立懂事實日常耿耿今見箕伯狀辭凜然忠義如見其人重為之惻然傷盡噫不識何狀與唐之顏真卿何異從容取義與國朝宋象賢何異况其父子兄弟之一門遭禍不愧於卞氏兩世何其烈也贈叅判鄭著加贈兵曹判書其父問名亦為贈官並施綽楔之典其弟之被刃不死可見天理之昭昭待

闕服即為調用其返樞過京日遣禮官致祭事分付蓮紅妓事當此搶攘之時羅卒衙屬並皆逃走而終始不避至於故倅之弟匿其家而得生微賤之類卓行可尚從厚施賞事一體分付

飭諸道賑政仍令賑廳賣穀都民教

關西兵民暴露之苦顛顛之患如在目中大小將領能與之同甘苦乎方伯守令能勵精於拯濟之方乎此月已過半諸道賑政必已設施哀彼饑饉之民果不至於顛連溝壑乎殫乃誠力活我赤子毋負予宵旰憧憧之心九重雖深有善有不善則

皆知之更加惕念事分付關西及設賑諸道因此思之西事之繹騷日久去年之饑荒既甚都下民情之此時窘急不言可知貧殘無依之戶令賑廳發賣從優為之雖貢市之民如有可使利益之方廟堂與戶惠堂講究施行

清北諸邑收復後飭關西道帥臣守宰教

清北諸邑皆已收復彼定城餘賊之假息肆狡亦將幾日誠不足為憂但予所怛然怵然者即平民或致無辜而橫罹脅從或至誅殺之濫加也賊之為渠為魁者與頭目隨從之甘心同惡者必不過

幾許箇而外此則皆愚蚩無知之氓為飢寒所迫
為威虐所逼耳此輩之所犯雖曰罔赦以聖人泣
囚祝網之心推之其實可矜非可怒也原怒而勞
恤則皆我親上死長之良民也予雖涼德豈敢不
顧譴上天好生之心乎每觀前史為將者或不免
以屠戮為事甚則殺害平民虐增首級此皆上干
天和下虧人理者也焉有仁人在上不忍於人如
彼哉今王師致討雖是不可已之事以吾民殺吾
民亦何安於心况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聖人攸訓
而漢光武焚書篋以安反側裴度以皇帝命赦蔡

人豈非可法於今日關西之事者乎今日之急務
誅戮反輕而招徠為重曉諭為先而奠安為次體
予良苦之至意紓予西顧之憂者顧不在於方伯
閩鎮守宰之一心對揚乎此意令廟堂另加措辭
星火知委

遣宣傳官慰撫西征將士仍飭道臣守宰教
京鄉將士久頓城下多日暴露之餘安得無飢渴
亦安得無疾病乎一念憧憧食息不忘今此下去
宣傳官將予此意另加勞問後仍令犒饋北道親
騎衛為念久留之弊茲命撤送千里往還之苦尤

極悶然勞問犒饋之節亦令一例舉行以示朝家
軫恤之意况今農節漸迫而搶攘之中必有耕作
失時之慮為方伯守宰者亦須悉心招徠偕底安
集優貸種糧躬行田疇克勤勸課俾無師旅之後
饑饉仍之之患且念關西一路之民干戈之所傷
凍餒之所困必多因以致死者一一搜訪另加深
埋使無遺骼暴棄之歎至若戰亡士卒則膏血草
莽尤為慘惻葬埋之節別致顧助如有妻孥厚加
撫恤使生死無憾此時滯獄之弊亦不可不念列
邑獄囚中輕罪久繫者即為疏放雖以賊徒言之

情犯緊重者外皆是脅從之類宜付惟新之科如
有被捉拘囚而情有可原者即速放送特置勿問
之科之意一體分付事令廟堂行會

關西徵兵諸邑蠲恤教

一自賊變以來關西民事思之茫然憧憧在心黯
黯常日殆至於寢不安枕食不甘味蓋其饑饉之
餘師旅繼起民食已空於杼柚官儲又罄於飛輓
哀我幾萬生靈咸載於漏船之中而喁喁有頃刻
胥溺之勢嗚呼是孰使之然哉予以涼德為民父
母既不能克享天心以致雨暘之失序又不能懷

綏遐俗乃見龍蛇之起陸靜思厥咎咎實在予夫復何言想其待哺垂盡之狀詎緩救焚拯溺之念而百爾思量萬無計策惟彼一路之貢獻方物皆出吾民之膏血減此零星之物顧何益燃眉之急而免却徵督之苦猶足為息肩之助茲命道臣凡係進獻等出於民者待年豐間一並停蠲至於還穀之遇歉停退本出恤民之惠政而逋負之逐歲徵捧反為厲民之痼瘼矧爾未蘇於瘡痍忍令重困於追呼如有舊還停退者亦為一切蕩減且夫軍伍收布之法蓋在平常無事之時而今此被執

堅銳既用其死力又復椎剝膚髓疊徵其身役決非仁人之政一道中徵兵諸邑當年身布亦令蠲減勿捧事令廟堂星火知委於關西道帥臣以示朝家之至意如有為民事可以陳聞者雖格例之外條列馳啓之意亦為措辭行會

關西赴戰將士勞問犒饋教

西師之閱月久頓暴露之狀飢渴之苦如在目中食息靡弛且况攻城之際不無死傷之患尤切閔惻前此屢下傳教備悉予意未知道帥臣果能悉心對揚乎茲遣宣傳官馳往勞問仍為別犒饋以

示慰撫之至意大小將領嚴明紀律撫摩軍卒同心戮力以圖全功而領軍諸將若有用命者先用法後登聞之意面飭于節度使至於灣府將士倡義募兵自願討賊前後屢戰輒有成功來赴大陣備經勞苦渠輩以逖矣之人能知向上之義深用嘉尚宣傳官別為勞慰于義州義兵將處此意亦為下諭于該帥臣

特除金見臣關西守令教

宣傳官金見臣以亂初倡義募兵討賊有戰必勝斬獲最多使義州獲全龍鐵收復即此人先倡之

力也羽林將許沆入而籌劃得宜出而戰鬪居前使清北大路一舉廓清者此人効忠之力也今又兩人進兵定州自任勦平俱極嘉尚當有次第酬褒之典而金見臣特以首先舉義之功關西守令見窠中為先特為除授

諭忠清兵使金見臣教

臣子之義當急難之時効力即古今之秉彛然苟非忠勇無以辦得况如爾逖遠之人能立不世之功尤所嘉尚今此特除非曰酬功意在歷試其才爾若善為此兵使有聲績則豈止於忠兵而已乎

今番則雖不錄功朝家之待爾等與錄功無異爾其益殫誠力焉

關西絕戶新舊還蕩減教

昨日因大臣言聞之關西受還之民加之以兵火因之以饑饉癘疫死亡相續間多絕戶今秋將不免徵捧鄰族哀彼死亡已矣無論惟此餘存之民亦經兵亂飢病其身之當納又值歉荒不忍督責尤何忍以鄰族責納乎湖南已已歉荒之後特令軍伍之已故者生前身布並許蠲減今者關西民情十分緊切於湖南者乎公穀之減縮雖曰可悶

以予為紓西民之心何所靳惜昨今

疑有脫字

關西絕

戶所受新舊還穀並依湖南絕戶軍布之例一並蕩減俾關西生死之民並沾朝家拔例之惠澤事令廟堂星火行會於關西道臣

華城民人賜米儒武試取市役蠲減教

今年今月 誕辰不遠小子孺慕之意愈往未逮初擬拜謁 仙寢伸其一分衷情事勢拘掣不得行禮瞻望 梧雲不勝慟缺之心幸行雖未為之豈無示意之舉分付華留 誕辰日鎮南樓前庭聚會四民分等老壯弱賜米境內儒武依別試例

文鄉校設場限十人科次武以射場好處設所二十人試抄別單以上境內六十一歲人抄啓以上本府市民徭役限一朔蠲減以示區區遠慕之情

訓鍊大將朴宗慶飭受符教

臺疏之語無倫脊不勝駭愕纔有處分矣許多臚列既不近似且况委任柄用之久豈重臣之咎也一則由予不舎二則由予不舎以重臣之處地將何以免其任用乎以此言之使重臣狼狽乃予之致也重臣何有為重臣之心雖云遭罹罔測地處何如所帶之重任何如而此時有此徑行之舉乎

舉措之輕遽極為乖當訓鍊大將朴宗慶從重推考牌招傳授命召

吏曹判書曹允大飭開政教

今當天示以警上下憧憧不遑自寧各盡其職之日因一微事銓司闕政已至多日是豈予專眈之義哉且官人之法以才較任以德較分豈可以有累無累為用人之本務乎故日昨吏判批以儒臣言過矣者此也且循資循私等說似是相規而反爽于實何必如是較挈以至庶績之叢脞乎令政院各別嚴飭牌招政官使之今日內開政如有違

召勿為呼望

先朝御製命內閣奉印教 癸酉

當此月孺慕萬萬難抑因此而尤有萬萬悚然者先大王御製奉印庚申以後即當始役而荏苒日月至今未遑事體情理俱為缺然迨此無事之日宜即印奉令內閣擇日舉行閣臣則時原任閣臣同為監印印出紙地物力該曹當為進排而仰追先朝不煩經費之 聖意當以內帑儲置者下之印出時鑄字以整理字為之事分付

慈殿周甲進饌教

慈殿寶齡光躋周天虹流慶節日以近屆予小子愛日祝岡之心曷以形容日昨大臣以 誕辰陳賀進宴為請此即我家典禮而予小子區區一分伸誠飾慶之道亦在於此 慈心以諸路荐歎之餘民生困瘁公私俱竭決不可為此張大之舉縷縷牢拒於小子仰請之時 慈殿謙光之至德恤民之恩言丁寧懇惻在小子養志之道承順為大飾慶反小進宴一款寢之伊日當自內進饌以表微誠而當日陳賀依例磨鍊事分付該曹

因耽羅亂民事飭諭本牧教

昨夕見濟牧本島謀變罪人掩捕鈎覈狀啓言念
光景豈勝寒心本島處在重溟之外王化未易霑
被長吏之治否難以實聞故朝家之常所憧憧倍
於內地荒遠之處矣今此亂民之謀變雖曰鳥隴
之腸肚異於平民抑可見人心之不淑失其秉彜
苟使前後之為長吏者皆得其人明其教化勤其
勞來人知親上事長之義官無剝割侵漁之政則
雖龍蛇之性將化為赤子豈至有此等變恠哉一
則朝廷之失二則朝廷之失何獨誅於愚蚩頑蠢
之亂民哉叢爾一島之地既有此無前之變亂誅

討肆行則人情之驚駭疑懼民生之失業波盪不
問可知到今固當一邊鋤治一邊懷保脅從咸與
惟新平民察其疾苦使霜雪雨露並行而不相悖
然後可使耽羅一方轉危為安目下合行事宜令
廟堂即為講究條列以啓後並將此傳教同為下
諭于本牧處

戶曹判書朴宗慶隱卒教

丁丑

忠獻公及故判書相繼卒逝之後朝家之倚仗於
此重臣果何如也文武柄用委任無比重臣亦自
任國事隨處殫竭矣昨聞其病少差意謂一時之

證筋力素強豈料一夜之間遽聞其長逝驚愕之心若夢非真追惟往事新舊之悲交切于中 慈候近多未寧之時又遭此同氣之喪尤無以仰慰之辭卒戶曹判書朴宗慶成服日遣近侍致祭祭文當撰下東園副器一具輸送自餘隱卒之典依故判書喪時例舉行

島配罪人趙得永放歸田里教 戊寅

趙得永事前後大臣卿宰三司莫不力言予之靳許亦自有多少商量而到今既曰公議拂鬱則有不可一向靳持以滋騷擾然自初至今以致許多

葛藤之端莫非自取金甲島島配罪人趙得永特施放歸田里之典如是之後在廷臣所言快伸在渠亦寬之又寬更或有復提此事為言者是直起鬧之心也予亦當有以處之以此知悉

王世子冠禮時主人以代近宗班封爵事收

議教 己卯

冠禮時當有主人而近年以來宗班凋落無餘只有南延一人而又遭艱不可擬議主人即不可廢之大禮節也何以則為宜乎昔年嘗有代近宗班封爵代數延定之議予亦承聆而御極後亦嘗有

此議迄未有定論矣今此大禮之外國家之無宗班亦是大欠典若依此為之則何如乎此係非常之邦典時原任大臣禮堂館閣諸臣各陳意見博議以聞

湖西慰諭使及慰諭備郎差送教

日前見錦伯兩澤狀啓不勝憧憧夜見續啓人命之漂沒田廬之洗盪殆無紀極直一切運怛然驚心無以為喻死者慘矣無論生者將何以為生乎左副承旨鄭元容湖西慰諭使差下待明朝馳往公州等尤甚八邑遍審形止別加慰諭目下救急

蠲恤之方來頭奠安懷保之策與道伯爛加商確修啓以聞其外木川等三十九邑鎮令廟堂差送文武備郎中詳明解事者一體慰諭以來慰諭綸音令知申撰進

頒下帑儲于湖西仍命滄死人收瘞設祭教今此慰諭之舉其實近於文具何補於蕩析之民乎蠲恤之政爾與道臣想必停當狀聞而在予若已推納之心不容但已今下內帑錢一千五百兩丹木一千斤白礬二百斤令戶曹輸送隨其灾戶之大小緩急量宜俵散此豈曰有補即古人投醪

之遺意此意分給時亦為曉諭滄死人收瘞後八
邑則令地方官各設祭於厲壇祭需公穀會減三
十九邑鎮則灾戶既無以波及滄死人設祭之需
內下錢中酌量分送俾各其舉行事下諭于慰諭
使處

雷異後求言教

灾異之疊見無如今年而轟燁之異至於昨夜而
天之疾威極矣予小子戰恐憂畏誠不知何以仰
塞天譴也天理玄遠雖不敢仰測威怒之在某事
反而求之予小子叨承丕基今為十九年愆尤徒

積於厥躬治化不及於生民俯仰慙慙常所自隱
于心者今於仁天示警之日又豈敢不思惕然底
豫之道乎自今日減膳五日凡我直弼言責之人
各陳袞闕無或有諱

王世子嘉禮告期日宣醞權停教

明日告期吉日也雖以所重不得不臨殿發命而
至於宣醞之節當此減膳省躬之日如例行之有
所未安明日告期後本家以下宣醞節次權停事
分付該曹

吏曹判書李相璜施不叙之典教

庚辰

吏判事豈不慨然乎國之為國紀綱也體貌也所謂通文設有侵逼此是泮儒之捲堂乎上疏乎不過一二假託挾雜之流私相踉跄此何大事看作難冒之處義至使口傳之政命經宿委棄寧違君上之命不敢抗挾雜之言遽然推上無少疑難豈有如許紀綱如許體貌乎此風不改後弊難言不可以已為舉行有所曲恕吏曹判書李相璜亟施不叙之典

抑黨習端士趨令成均館揭板教

抑黨習端士趨即 列聖朝相傳之心法也近年

以來默察士習漸有不古之歎而所謂通文一事尤為貽羞而寒心國家有關係則相率叩閣可也至於朝官之得失此自朝廷之官箴非儒生之所可干與而况挾黨習而假儒論乎年前因似此通文大臣不安於位銓臣狼狽而去今又謀逐吏判使吏判委命經宿此何光景此何風習若此不已則陰懷異圖者欲空朝廷而潛移國命則募得數箇無賴托儒名而接通文亦將濟其所欲思之及此寧不慄然今日紀綱雖曰掃地太阿猶不至於倒持豈可他泄而不思矯革乎今番所謂通文令

成均館即為燒火其姓名查出邊遠定配此後無論其搢通文復有干與朝臣是非者並施以違制之律此亦古昔禁斷神門付罰之遺意也令成均館揭板常目

判敦寧李晚秀隱卒教

忠厚老成之風黼黻華國之文即是輿人之所共知而於予况有甘盤之舊以逮我元良而款款懇懇之誠至老未已常庸感歎于心即見逝單不勝愕然卒判敦寧李晚秀成服日遣閣屬官致祭別致賻令該曹考例舉行

飭諭 山陵都監堂上水原留守教

辛巳

已酉遷 園時自遷邑以至凡百工役之費皆以帑儲內下此蓋 先朝無窮之睿孝而 聖意亦有所寓也今番 遷奉之禮事體雖與已酉又自不同然仰想昔年事係華城不欲一毫貽弊之聖心亦不可以則有司存不思繼述之道今下內帑銀一萬兩亦有所面諭於領敦寧者凡係應役勞民之事以此分排補用至於各都監校吏之屬勤幹解事若干人外京吏校勿為多數率去皆以本營吏校使役外此各邑進排時都監下屬作奸

侵漁之弊各別嚴禁而從當有別般廉察之舉若
或見發先自都監堂郎當不免嚴勘俾各惕念事
令政院下諭于都監堂上水原留守處

特放裊子女教

壬午

近年以來每欲一番洞諭而未果一自祇謁陵
園益不勝耿耿者即裊子女事也渠輩果何干犯
一曲海島天日不見嫁娶不議而人倫廢矣風雨
不庇而男女幾於混處矣囚首鬼形啼呼凍餒欲
生而不得生欲死而不得死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嗚呼我先王以篤友之聖德庇保其父於必

死之日此一國臣庶之所共欽仰者顧予否德冲
歲嗣緒竟使不免於罹辟而况其捏合於邪獄而
殺之者又萬萬不近理者乎設有干涉罪止其身
足矣並其無干之支屬繫禁拘迫使其生不如死
不亦甚乎揔而言之由予否德不能善繼而善述
也寧不怵然而悚慙乎矧當此年孺慕之懷自覺
疊疊今不明示予心更待何日其令王府裊子女
所居圍籬防守即行撤去俾其任便居住自同常
人其男女婚娶之需當自內備下亦令宗親府主
管從速舉行嗚呼今茲之舉寔推本我先大王

純宗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三

七

篤友之 聖心而以示我萬世子孫也

清北暗行御史任俊常隱卒教

今見箕伯狀辭不勝錯愕惻惻此人素知其可用故欲待復命而擢用豈意遽至於此境慘矣慘矣其重則耳目之寄也其勞則甚於皇華原隰而其死則王事也其可無別般示恤之舉故清北暗行御史任俊常特贈同副承旨返柩及歸葬等節令各該道拔例助護如有其子年雖未滿待闋服調用事分付該曹

因金吾囚議律失當禁堂罷職教

律文朝家亦未之詳焉然有國所重莫大於祀典而受香之祭官不知去處至於闕班又莫大於死囚之獄而已檢之屍身不踰時而逃走而官長瞽然假使二者皆出於無情已是無前之變恠若是故犯厥罪尤當如何苟如律無明文獄官具意見以請詢處則可豈可引糶糊依佈之律如是草草了勘可乎其可曰有國有法乎韓用錫金在源兩囚照律並勿施更令擬當律以入後判堂施以罷職之典諸堂並從重推考當該律官令該曹嚴加科治

王堂嚴燾權敦仁投畀教

此疏何說也禮緣於情子不曰於汝安乎云乎蔽一言曰不可以人理責之校理嚴燾三水府投畀副修撰權敦仁甲山府投畀

各宮房

陵園墓田結出稅釐正教

癸未

各宮房及陵園墓田結出稅釐正冊子廟堂與本曹今既酌量付籤以進並依此施行而其中和順和平和協和柔和寧和吉翁主房則各家有別賜文跡或王牌而多寡不同然此則所重在焉其可混使出稅乎取考各家文跡及王牌隨其多寡

並為勿論此外又除祭條二百結其餘則並令出稅無別賜文跡處只給祭條延齡君房今為恩信家與清衍清璿兩郡主房並姑勿論陵園墓田結付籤陵則無過百結墓則依付籤施行各司免稅並自該曹處之

和嬪隱卒教

甲申

和嬪病患雖重年齡不至甚高故尚冀其差勝竟至喪逝追念昔年禮待之聖眷又思自今宮中遂無尊屬之人且愴且悵無以為喻依英廟乙卯寧嬪喪禮時故事凡百一遵舉行東園副件一

部亦為輸送事分付

領府事徐龍輔隱卒教

元老云逝驚盡何言此大臣自在昔年偏被先朝禮遇而卜德於寡躬嗣服之初為賓於世子加冠之日予所以倚毗而眷待又何如也况其沉毅重厚鍊達老成在朝罕倫而今不可復見矣豈勝愴悼卒領府事徐龍輔家隱卒之典並令依例舉行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三年仍給其子待闋服調用葬前議謚

顯思宮禫日依例擇入教

禮判雖請詢問自上無可除之服何待此奏而知之况我家舊禮自昔雖在無禫之地皆行禫祭今番遵而行之亦無可疑然則詢亦無義禮判舉條勿施禫日自該曹依例擇入事分付

判府事金思穆司馬回榜日宴需輸送教

乙酉

昨從政院聞之金判府事司馬回榜將行於三月旬前云九耄大臣回榜實是吉祥盛事豈無別般優異之舉其子今日政近邑瓜近守令中作窠差送時任人遞付京職亦令該曹參考可據之例宴需量宜輸送事分付

因 獻陵木根事 陵官重勘後前戶判及
廣留禮堂處分教

今番木根事實是無前之變恠予心之驚悚慙懼
若無復拜 仙寢之頽寧欲無言該 陵官雖已
處分大抵此事之至於此境蓋由於戶曹之請得
而不能大加審慎以致差人之雜亂無嚴而莫之
禁處事之乖當慮患之不周烏可免譴罰至於今
番行查之留守即是去秋今春奉審之人奉審之
時果無所見摘奸之後始乃覺得乎不誠甚矣前
戶曹判書金履陽廣州留守金在昌並施門黜之

典 陵司屢報而褻如充耳亦獨何心當該禮判
捧現告亦施刑削之典所謂戶曹差人之被囚者
令秋堂嚴覈其徒黨情犯重者並嚴刑絕島限已
身充軍輕者並嚴刑遠配 陵官既重勘矣此輩
亦豈可無警本 陵行首守僕及守護軍頭目並
嚴刑遠配以為懲礪之地

麟坪大君涓祠宇致祭嗣孫錄用教

日昨因其文集之續附刊進欲有示意而未果矣
此大君以 寧陵介弟勤勞在於王室 列聖朝
皆有惇尚優恤之舉而在予則未及誠欠事也麟

坪大君祠宇遣承旨致祭其嗣孫即為錄用事分付該曹

判府事李書九隱卒教

前冬之曲副其願者以其精力之強剛尚有可用之日也豈意今者纔遭巨創隨復長逝乎文學政事之具備如此大臣何處得來予之必欲一用之苦心今亦已矣况覽遺疏憂愛之誠臨盡猶切感歎傷惜庸可勝言卒判府事李書九成服日遣承旨致祭吊賻等節依例舉行祿俸限三年輸送其子待闋服調用

頒下帑儲以補畿湖四都賑資仍飭道守臣

教 丙戌

鄙屋春窮何歲不然而今當前秋大無之餘哀我畿甸湖西之民何以為生入則室室懸磬出則村村絕烟其得免啼呼顛連相抱而委壑者幾希古人以匹夫匹婦之不獲尚為其耻况予為民父母不能使八方黎庶常享含哺鼓腹之樂而凶年饑歲徒致幾萬生靈流亡顛仆之患而莫之救尚何心王食錦衣之安且美乎念彼鷓鴣顛頷之狀不覺忸怩于中而繼之以涕也移粟設賑之舉才有

成命為方伯守臣邑宰者固當竭其心力活我餘
遺顧予憧憧耿耿之懷實未敢一時慙忘有不足
而無自校茲下帑銀一千兩錢五千兩丹木三千
斤白礬一千斤以補畿湖四都賑資廟堂量其飢
口多少劃付各營使之原定外別設以示予忸怩
不敢忘之意至於鄰里之曉諭相貸耕種之勸課
及時抄飢之漏濫饋給之精否在於邑宰之賢不
肖當待畢賑另行賞罰而亦當別遣繡衣以為按
廉之地此傳教令廟堂措辭知委于京畿湖西四
都方伯守臣俾各惕念對揚

王世子代聽教

丁亥

予自辛未以後多在靜攝之中雖或粗安有時常
致機務多滯國人之所憂即予所自憂也世子聰
穎年漸長成邇來之侍坐攝享意有在耳遠稽有
唐近法 列聖代聽之舉予心已定一藉分勞以
便調養一使明習以達治道此 宗社生民之福
也咸造在廷爰告大計王世子聽政一依乙未節
目舉行

領府事金載瓚隱卒教

此大臣自在 先朝受知也深而逮予嗣服之後

委任最久事功最著至于今歸然作國家之著龜
 頽俗之砥柱无妄一疾竟至長逝天不憖遺予將
 誰賴正色立朝之儀夷險盡節之誠無以復見於
 斯世傷盡之極不知為喻卒領府事金載瓚家東
 園副板一部輸送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三
 年仍給令弘文館不待謚狀即為議謚子缺待闕
 服調用其餘應行之節令該曹依例舉行事分付
 領府事金思穆隱卒教己丑
 此大臣以其處地蒙被 英廟 先朝兩聖朝自
 別之眷待逮于寡躬所以倚恃者亦是繼述之一

端祥和端慤貌如其心壽考福履世罕其匹而况
 辛未藥院盡瘁之誠辛巳 山陵力疾之行非人
 人之可及嘗所感歎而不能忘者今聞長逝豈勝
 傷盡卒領府事金思穆喪東園副器一件輸送吊
 賻禮葬等節依例舉行祿俸限三年仍給成服日
 遣承旨致祭祭文令內閣撰進事分付

王世孫冊儲教 庚寅

虞卒已過慟廓益新世孫冊封雖有定期隨時之
 宜乃禮之正昔我 英廟甲申秋冊我 聖考為
 東宮而 皇朝故事則 皇太孫冊儲不踰 洪

武二十五年遵而行之實兩合於述先從周之義
今以王世孫為東宮講書院衛從司改稱春桂坊
受冊以原定日子行禮布告中外他餘事宜大臣
禮官考例稟定

尹尚度島配教

人心雖曰陷溺猶當有一半分嚴畏忌憚之心所
謂尹尚度者獨非朝鮮之臣子乎其論三人語極
陰慘至曰為人所不忍為者此果何謂也如渠鄉
谷愚蠢之類豈能自辦必有叵測指使之人欲為
乘時煽亂之計固當嚴鞫得情以正人心以息邪

說而屢回思量不欲索言反傷事面姑從惟輕之
典尹尚度楸子島定配

前正言申允祿宋成龍處分教

朔期隔日哀遑若初此時除非燃眉之急變上下
之間豈有他事渠亦人耳苟有一毫人理臣分乃
於此時敢托懲討揚揚投疏曾不畏忌乎不忍甚
矣無嚴極矣前正言申允祿施以關北投界之典
勿揀赦前因此思之設欲彈劾既非晷刻必爭之
事姑待上下悲撓之稍定有何不可纔經成服汲
汲挺身有若奮挺大呼而許多紛拏從此而始政

所謂天下無事庸人撓之也前正言宋成龍永削
臺侍之望放逐鄉里

諸臣處分後飭大小廷臣教

忍見不忍見之狀以宗社生民之重雖不得不
抑情酬應然如向來醫官請罪火變後諸臣引義
及日來四五勸律豈所忍言而欲聞者哉今則其
所處分庶皆得當自此君臣上下之間決不當復
事提起今若更有提起之人是無復仁人之心者
也其令大小廷臣知悉

飭廷臣無敢以未承批疏引義教

行遣即違制擅行之罪也飭已施龍潭縣定配罪
人柳相亮放送因此有申明舊典者避人焚草諫
官事也不敢泄省中語漢世法也近來彈章未承
批前往往多引義之舉此非古法此豈道理從今
以往大小廷臣無敢以未承批之疏徑自引義事
政院嚴飭百司至於掌兵之臣尤有別焉與跋扈
偃蹇之習何異後或有犯當施師律一體嚴飭諸
營

飭諭泮宮教 辛卯

近日兩泮長處分不但重其為諸生之言其實則

泮長不審之罪不可以不警故也然於此亦有所明諭今之泮長雖非如三代大司成之重然坐之臯比尊以師席稱諸生為博士弟子古今之通誼也其分嚴其義和使為師者誠有所失諸生爭其不可使其自愧而改之則情義流通其事甚美不然而倡言攻斥無難推上逐之後已其可乎兩泮長所失孽雖自作既非喪性失心全無人理侮聖蔑君甘心死罪者則決知非知而故犯婦孺可知人性皆同吾所不敢為疑人敢為己大傷忠厚公明之義其有違於推己忖人之訓果何如也挾摘

文字尚謂之不美况此事雖藉所重豈不有甚於挾摘文字乎若謂其倡言攻斥無難逐去出於未盡明理則尚可說也萬或一出於挾雜之私則賢關首善之地以誦法聖賢為業獨不有愧於心乎予雖否德不能盡君師之責然亦不敢不以古之師儒諸生望於今之師儒諸生故不憚其言之長也遂事已矣自今以往為泮長者敬謹其事使諸生無所議其失為諸生者顧名思義毋得輕侵泮長豈不使賢關增重士風日美乎此諭一通書揭明倫堂壁亦載之故事俾泮長與儒生常目在之

宣武祠武烈祠及殉難樹勲諸臣致侑教辰
當今年追念 皇朝再造之恩天高地厚報答無
所風泉之感於何可憑宣武祠征東官軍祠遣承
旨致侑平壤武烈祠一體致侑獻官道伯為之至
於本國殉難樹勲諸臣之忠之勞又豈可忘薩川
戰墟因禮堂言已命致侑而其尤卓然而著者亦
不可無示意志感之舉忠烈公宋象賢文烈公趙
憲忠烈公高敬命忠武公李舜臣殉節之所與同
殉將士設壇致祭祭官以本道守令中秩高者擇
差兩忠烈及文烈家今無祿仕之人奉祀孫令該

曹問名收用文忠公李恒福文靖公尹斗壽忠翼
公鄭崑壽文忠公柳成龍忠莊公權慄家廟亦遣
承旨賜侑而祠版之在鄉者道內守令之曾經承
旨人差祭嗚呼首尾八年之艱輸忠効節之人其
麗何限禮繁則反屑今不可一一盡舉舉其最者
而行之然曠感不忘之意實包於其中豈以或行
或否而有間也該房知悉

領敦寧金祖淳隱卒教

慟矣慟矣此何事也記昔庚申 寧考執予小子
手而詔之曰今予以爾托于此臣此臣必不以非

道輔爾爾其識之事如昨日 言猶在耳逮嗣服三十餘年之間托之心膂者非但以肺腑故也惟其勤勞忠貞一心王室內而至誠竭力輔予以正外而彌綸鎮安弘濟時艱國家之保有今日伊誰之力真不負 先王寄托之 聖意而今焉已矣予之慟盡之外國事將何賴焉念及於此若濟失楫卒永安府院君家東園副器一部輸送遣承旨恤孤成服日遣承旨致祭易名之典令太常不待狀即為舉行祿俸限三年仍送禮葬等節令各該司依例舉行

右議政金履喬隱卒教

夜因御醫之回雖知證勢之危重尚冀萬一之幸今見逝單不勝痛惜此大臣之愷悌敦厚忠信質直求諸古人不惟無愧誠款足以動人行誼優於矯俗而况其平日秉執之嚴只知有國夷險一節終始不渝歷數朝廷實罕其倫予之前後眷注而倚毗者亦賴於此今焉已矣重為之傷盡不能已已卒右議政金履喬家禮葬等節令該曹依例舉行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三年輸送

畿輔旱田給灾教

畿輔國家根本之地而偏被極備之灾致此大無
之歲居常憂憫寢食靡甘迺於昨日輦路益見其
孔慘浮於所聞舉一反三全道可知言念民事寧
不哀痛調賑之策廟堂方有講究懷保奠安之方
道臣守宰亦當靡不容極而既值無前灾傷遂判
無前歉荒則宜有別般軫恤之政不嫌於經法之
外矣旱田給灾國典所無而似此之時不可拘常
令道臣待年分後就各邑旱田中成川覆沙無形
址者十分精抄別具狀聞特給當年之灾俾紓目
前之急而非畿民徭役偏多於今年畿內農形

最歉於諸道又非予目見其實狀則俱不可許也
然此實出於萬不獲已之舉非但他道之不可以
此希望雖畿民亦不可視為年例廟堂並須知悉

飭酒禁教

前後酒禁每患始勤終惰有名無實所以欲便民
者反歸於擾民而法司之用法輒復有吐強茹弱
之歎此亦可見國綱之日頽今番上自朝廷下至
匹庶苟能仰體自上為民之至意則寧有冒法犯
科之理而設或有不遵法令作奸抵罪之類不先
洞諭而從以刑之則便同罔民也廟堂須以此傳

教嚴飭兩法司使之真諍翻騰曉諭坊曲俾知先甲之意而法禁之不行專由於有司之臣不能一心奉公循私濶狹之致予亦豈無待以處之之道乎

畿甸湖西海西正朝方物物膳停封仍飭賑廳賣穀教

三道四都賑資雖已內下而顧予憧憧之念每有不足之歎三道封進正朝方物物膳並令停封一體補用於賑資事分付三道道臣因此思之都下貧民當此寒節將何以支存乎令賑廳發賣自來

月旬前為始舉行而抄戶之節雖是京兆主管精實與否專係於部官若有病劣不堪任之人自京兆即為草記口傳相換使之誠心對揚事亦為分付

濬川時都民赴役停免教

頃以濬川事雖已有講究者到今思之則當此大無之年一邊設賑一邊發賣而反使都下民人輦收斂以助國役殊非荒年存恤之本意濬川時百官軍民生徒負役工匠等赴役一款置之內下銀二千兩以充其代不足之數令廟堂更為從長區

劃事分付濟川司

飭病丐救療教 癸巳

即聞城內輪疾熾盛無依之類依簷傍屋棲遑街路云誠甚矜惻該府各部奚為昧例任置而不顧乎京兆堂上並從重推考五部官負事過後當隨勤慢勘處即令各部官躬尋坊曲之露處方痛者領出城外而於斯之際易有驅迫致傷之弊須十分詳審亦令活人惠民署救療依接之方另飭舉行隨即入稟而如是之後又復如前則當該各司官負隨現嚴勘並以此分付

荐棘罪人金魯敬放送教

今當 誕辰祗謁 真殿如承 警效追慕益新

業欲以金魯敬事一番洞諭而未果矣抉摘文字尚非朝廷之美事而况以言語罪人尤關後弊向來處分雖緣重臺言之意而其所聲罪之兩款事關係不輕宜無對人說道之理孰聞而孰傳之乎其時傳教以梁楚二字為究竟者予意有在蔽一言曰本事不能無疑疑則從輕聖人之訓也且四年海島足懲其言行不謹之罪到今予小子以英廟之心為心則仰體昔日眷愛貴主之 聖意

是日是舉即出於寓慕展誠之一端古今島荐棘
罪人金魯敬特為放送

中宮殿日下雉鮮停減教

畿湖年形又此荐歉民生之困瘁國計之罔涯思
之寒心苟有一分紓力之道何惜不為乎中宮殿
日下雉鮮戊子新磨鍊條自今為始永許停減以
示節用之一端廟堂須體此意凡可以裁省而無
害於事體有益於民國者從長爛商以為對揚之
地事分付

昌德宮大內失火後減膳教

顧予否德叨承丕基天怒於上民怨於下歉荒荐
臻民生顛連災眚疊至國儲罄乏興言及此拊心
歎忸今此回祿之灾又何為而發也大內殿閣蕩
為灰燼 列聖朝臨御之所攀瞻無地驚悚震懍
靡所措躬一則寡昧之罪也二則寡昧之罪也此
雖與法殿有異不可晏若無事自今至十九日減
膳三日以示予恐懼修省之意而此政君臣上下
惕慮交勉之日廟堂體予至意俾盡匡弼勵翼之
義以副應天以實之道焉

兩道貢麥四道甲冑價米內局燕貿分數劃

下以補營建教

灾荒溢目而復議興作雖非樂為之事每念民力與經用實有頭鬚為白之歎日昨有改建財力措劃之教未知廟堂之如何區處而當此役鉅費廣之時自上亦不可無示意之舉就嶺南貢麥中貳斤關東貢麥中陸斤權減四道所在甲冑價米全數內局燕貿折半並為限三年劃下以補營建所用非曰此數足以優辦此役即予錦玉靡甘與民共苦之義也廟堂知悉

飭各營門掩骼教

甲午

當此陽和布德萬品回蘇之時哀彼無告之赤子不幸遭值荐歎加以癘疫流離顛連死亡相續已極慘矜而又不能以時瘞埋使屍骸狼藉於道路有足以干和而致疹靜究厥咎予實慚痛三營門將臣率五部官躬往各其字內逐處搜檢一一掩埋俾無草率遺漏之歎而竣事之後當別遣內侍摘奸廟堂即為嚴飭於各營門將臣自明日舉行而此意亦令賑廳畿營知悉可也

畿輔兩年停退軍錢仍停教

再昨年昨年歉荒尚忍言哉使我無告之赤子顛

連於溝壑十損其二三重以國儲告罄蠲蕩賑貸
之政雖已僅僅成樣而思之至此尚覺厚顏今幸
仁天眷顧庶幾有秋民國之慶孰有加於此哉年
事雖曰少康死亡流離不可猝復則將未免侵及
鄰族貽害百端哀彼瘡痍之民不知樂歲之為喜
而重困於徵斂是豈與民休息之義乎畿輔根本
重地與他道自別兩年軍錢停退條限明年更為
仍停以示朝家軫恤元元之至意事廟堂措辭行
會外此如有可以紓民力者廟堂與道臣預為商
確聞奏可也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三

純宗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三

三十一

方里律集卷之八十三

三十一



